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著 路 远译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著

路 远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64年版《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第二卷译出

回忆陀斯妥也夫斯基

安娜·陀思妥也夫斯卡娅著

路 远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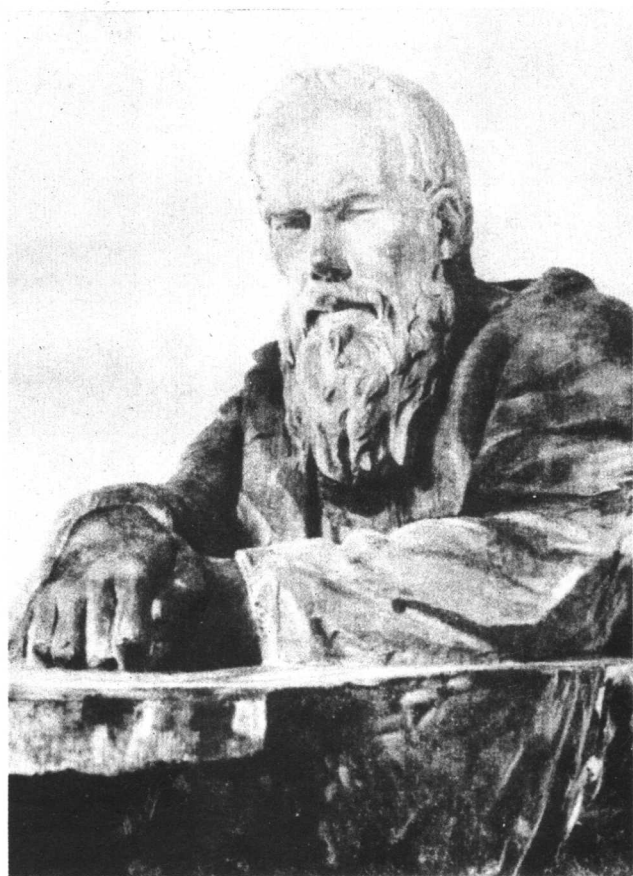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插页12 字数137,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700

统一书号：10094·489 定价：0.93元

责任编辑 冰 昆
封面题字 邹 工
封面头像 陈 延
封面设计 文 阳



苏联著名雕塑家С.科宁科夫
1956年创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安娜·格利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摄于1878年的照片。

译 序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俄国作家。早在1926年,《穷人》的中译本便已出版,此后,他的主要作品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影响相当深远。他一生写过三十多部作品,其中有不少篇幅浩瀚的巨著。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俄国下层社会被侮辱、被蹂躏的人们的生活,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遭遇最为独特,个性最为复杂;生前死后一百多年来,在俄国以至全世界,围绕他的创作,或褒扬,或贬抑,毁誉纷纷,论争不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已成了文学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然而,即便是他的最严厉的批判者,也并不否认他那堪与莎士比亚媲美的卓越的文学天才。文学就是人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赢得日益增长的声誉,正是因为他的作品对人性的深刻的剖析,对心灵奥秘的不断的探索。他运用独特的心理分析方法,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而暴露扭曲和扼杀人性的罪恶环境。鲁迅先生在为《穷人》中译本写的引言中,曾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今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一样,成为最有世界影响的俄国作家,以至西方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都竞相谬托师承,

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自己的鼻祖。

本书选自苏联文学艺术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同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二卷。作者安娜·格利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46—1918）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个妻子，从1867年到1881年，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成果累累的第二个创作高潮期与她有着密切的关系。她聪明，认真，求实，精力充沛，有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她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带来了尘世的幸福和物质的保障。她不仅为他建立了一个家庭，为这个渐近老境、贫病交困的人筑了一个“平静的码头”，她不仅把他从日常琐事的烦扰中，从与债权人和出版商的纠纷中解脱出来，使他有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而且，她还用自己的速记本领实际地帮助了他的写作，大大改进了他的工作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多一半都经过了她的手：《罪与罚》的最后一部分、《赌徒》、《白痴》、《恶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将这部作品献给安娜·格利戈里耶芙娜）和《作家日记》。此外，她还是丈夫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重视她的意见。列夫·托尔斯泰谈到她时曾感慨地说：“如果许多俄罗斯作家的妻子都能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那样的话，他们会更好些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安娜为纪念他，怀着虔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她在旧鲁萨创办了一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学校；出版了几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集；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筹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题陈列（1928年发展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1906年，她发表了《有关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活动的著作和艺术作品的目

录索引》，列入的作品达五千种。

1911年，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三十年后，安娜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前后费时五年。当时，她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她利用了自己保存下来的60—70年代的速记笔记（1867—1868年的《日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谈话记录，以及其他家庭事件的记录），如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在平静地回首往事。她文笔朴素，不加修饰，以大量的事实和细节抓住了读者的心。她描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优点，也描写了他的缺点，她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描写的。当然，安娜在述及社会和文学活动时是显得有些简单和表面化，然而，她的回忆的可贵之处却在于为我们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特别是他的家庭生活提供了可靠和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得以认识一个作为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安娜的《回忆录》收入《同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时，编者舍去了她对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的回忆，以及叙述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以后其个人活动的有关内容，只保留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密切相关的部分，并作了许多必要的删节，且根据保存在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的手稿进行了校订。译者依照原文，凡删去的地方，均用“（……）”表示。文集还收入了安娜1867年的部分日记，译者将其译出作为本书的附录。在这些日记里，年仅二十岁的安娜真实地记述了他们新婚之后在国外度过的那段难忘的日子。读者可以从中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被疾病和贫穷折磨，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当然，读者也一定会发现，安娜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他们在《日记》中的形象要比在《回忆录》中生动得多，鲜明得多，也真实得多。另外，文

集的编者还对《回忆录》和《日记》作了大量的注释，译者根据需要，译出其中大部分，与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原注以及译者注一起附在每一部分的末尾，供阅读时参考。

去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近几年，陀氏主要作品的中译本纷纷重版，人们争相购阅，这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地位之高。作为这位伟大作家的一名热心的读者，我译出了这本小册子，目的在于帮助和我一样的文学爱好者进一步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加深对他那充满矛盾的复杂个性的理解，进而读好他的作品；同时，也是向这位探索人类心灵奥秘的文学巨匠表示自己一点真诚的敬意。

路 远

一九八二年七月于西安

目 录

- 译序 (1)
- 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和结婚 (1)
- 二、在国外 (49)
- 三、回到祖国 (97)
- 四、他的最后一个创作高潮期 (120)
- 五、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148)
- 附录：

1867年日记摘抄

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和结婚

1

1866年10月3日，晚上七点钟左右，我和往常一样，来到第六男子中学听速记教师巴·马·奥利享讲课。我走进教室时，课还没有开始：人没有到齐。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刚刚翻开笔记本，奥利享就朝我走来，在我身旁的凳子上坐下，对我说：

“安娜·格利戈里耶芙娜，您愿意得到一个速记员的工作吗？有人委托我给他物色一个速记员，我想，您也许会乐意担任这项工作的。”

“我当然乐意，”我回答，“我早就想有一个工作的机会了。不过我担心，我的速记水平能不能胜任所要担负的工作。”

奥利享叫我放心。按照他的看法，这项工作并不要求很高的书写速度，我目前的水平已经完全可以胜任了。

“到底是给谁作速记呢？”我忍不住问道。

“给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现在正忙着赶写一部新小说，打算请个速记员帮着他书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估计，这部小说大约有七个大幅印张，他准备为全部工作付五十卢布酬金。”

我连忙同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我从小就知道：他是我父亲所推崇的一位作家。我本人也非常喜爱他的作品，还曾被《死屋手记》感动得流过眼泪。现在，不仅能够结识这位天才的作家，而且还有可能在他的创作中对他有所帮助，一想到这里，我便喜不自禁，同时又感到格外惶恐。

奥利享递给我一张不大的、叠成四折的纸条，上面写着：“麦向斯基大街，斯托利亚尔胡同，阿隆金公寓，13号住房，找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

“请您明天就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午十一点半，‘不能早，也不能晚’，这是他今天亲口和我约定的。”
(……)

2

10月4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一大早起来，精神分外爽快，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因为我怀抱已久的想望今天就要实现了：我早就决心中学或者高等女校一毕业，就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作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我早早便出了家门，打算顺便到市场去一趟，在那里买些铅笔，再给自己买一个公文包，我当时心里想，公文包会使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年青人更象一个认真办事的样子。十一点钟我就采购完毕了，为了按照约好的时间“不早也不晚”^①地到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我放慢脚步，在麦向斯基大街上和斯托利亚尔胡同里踟躇着，不时看看自己的表。十一点二十五分，我来到阿隆金公寓。我向看门人打听，13号住房怎

么找。他告诉我往右拐，那里是楼梯的进口。这幢房子很大，有许多狭小的房间，住的都是些商人和手艺人。它使我联想起小说《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居住的那幢公寓。

13号住房在二楼。我拉了门铃，一位中年女仆立刻为我开门。她肩上披了条带方格的绿色披巾。我刚读过《罪与罚》没多久，我不由得想，这该不是马尔麦拉多夫家那块富于戏剧性的细呢披巾的原型吧^②。女仆问我找谁，我回答说，是奥利享叫我来，和她的主人事先约好的。（……）

女仆把我领进一个象是餐室的房间。室内的陈设相当简朴：顺墙摆着两口大箱子，上面盖着毯子。窗户跟前是一个橱柜，装饰着白色的桌布。靠另一面墙放着一只长沙发，沙发上方挂着壁钟。我很高兴地发现，壁钟的指针刚好指在十一点半。

女仆说主人马上就到，她请我先坐下。真的，两分钟后，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果然来了。他领我走进书房，自己又出去了。后来才知道，他这是去吩咐为我们泡茶。

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的书房是个有两扇窗户的大房间，那天阳光明媚，这房间十分亮堂，但后来逢到阴天，这里却给人一种沉闷的感觉：房间里过于昏暗、冷清，置身其中会使人感到压抑。

书房的深处摆着一只软沙发，套子是咖啡色的，已经相当陈旧；沙发前面是张圆桌，铺着红色的呢绒桌布，桌上是盏台灯和两三本册子，周围是几把软椅和圈椅。沙发的上方挂着个核桃木的像框，里面镶有一个女人的肖像；这女人十分削瘦，穿一身黑衣服，戴着黑色的包发帽。“大概，这是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吧，”我暗自猜测着。我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家庭状况。

两扇窗户之间是一面黑框的大镜子。因为两窗之间的墙壁要比镜子宽得多，为了方便，镜子摆得离右面窗户太近，所以显得很失调。窗前摆着几只款式十分漂亮的中国大花瓶作为装饰。顺墙还摆了一个很大的长沙发，外面包裹着绿色的羊皮，它的旁边搁了张小桌，上面放着盛水的长颈玻璃瓶。长沙发的对面，房间的中央，横着一张写字台，后来，每当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口授的时候，我总是坐在那里。总而言之，书房里的摆设平平常常，是最一般的，和我在一些不大富裕的人家见到的一样。

我坐在那里留心听着周围的动静。我总觉得，会马上传来孩子的喊叫声，或者儿童玩具叮叮咚咚的声音，或者呢，我刚刚端详过的画像中那位削瘦的太太会突然推开门走进来。

可是，走进来的是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他道歉说，让我久等了，又问我：

“您学习速记有多长时间了？”

“才半年。”

“您的老师学生多吗？”

“刚开始注册的有一百五十多人，可现在大概只剩下二十五个人了。”

“怎么会这么少呢？”

“许多人总以为速记很好学，可学了几天一看，并不那么容易，也就不再来了。”

“是啊，眼下对待每种新鲜事物都是这种风气，”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说，“一开始大家都挺热心，可用不了多

久，新鲜劲儿一过，就无人问津了。人们看到，得花费气力，然而现在还有谁愿意花费气力呢？”

看第一眼，我觉得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年龄相当大，可他一开始说话，马上就显得年轻了许多。我当时想，他恐怕顶多有个三十五岁到三十七岁。他中等身材，腰板直挺挺的，栗色之中稍带点发红的头发抹了许多发油，梳理得一丝不苟。不过，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那双眼睛；两只眼睛不一样：一只是深棕色的，另一只的瞳仁几乎占去了整个眼眶，看不到眼内的虹膜^④。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增添了一种神秘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色病态的苍白，这张脸我似乎很熟悉，大概是以前看见过他的肖像的缘故。他穿了件蓝色的晨礼服，已经破旧，但里面的衬衣却是雪白的（可以从领子和袖口上看出来）。

过了五分钟，女仆走进书房，端来两杯浓得几乎发黑的茶，托盘上还放了两个小甜面包。我端起了茶杯。我本不喜欢喝茶，况且当时屋里挺热，但是为了不失礼，我勉强喝着。我靠墙坐在小桌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会儿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一会儿又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抽着烟，不断地捏熄一支，再点燃另一支。他请我抽烟，我谢绝了。

“也许，您这是出于礼貌吧？”他说。

我赶忙向他解释，我不但自己不抽烟，连别的女人抽烟我也看不惯。

谈话进行得断断续续，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不住地变换话题。他显出被疾病折磨得疲惫不堪的样子。还没说上几句话，他就告诉我，他有癫痫病，并且这两天刚刚犯过。

这种坦率真让我吃惊。关于就要进行的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先看看，该怎么来做，让我们试一试再说吧，看这么干行不行。”

我开始感到，我们俩的合作恐怕未必能够实现，我脑子里甚至闪过这样的念头：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疑这种工作方式对他是否可能，是否有效，也许，他是准备回绝。为了帮助他下这个决心，我说：

“好，那我们就试一试吧，不过，如果您觉得我来帮助您工作不大合适的话，请您对我直说。您放心，总要以工作为重，我决不会强求。”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考一考我，开始向我口授《俄罗斯信使》杂志上的一段话，并要求将速记记录整理成文字。开始他念得很快，我请他停下来，要求他不要超过一般人说话的速度。

他念完后，我开始把速记符号改写成普通文字，并很快整理完毕，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总在一旁催促我，担心我整理得太慢。

“要知道，口授记录的整理工作我将在家里完成，而不是在这儿，”我请他放心，“这项工作占用的时间是多是少，对您不都是一样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过整理好的记录稿，看得特别仔细，他发现我漏掉了一个句号，还有几个硬音符号写得不够清楚，他十分严厉地向我指出了这些。他显然是生气了，犹豫着下不了决心。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可一转眼又忘掉了。他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走来走去好长时间，好象我这个人